

T 5765/2440.2 (1)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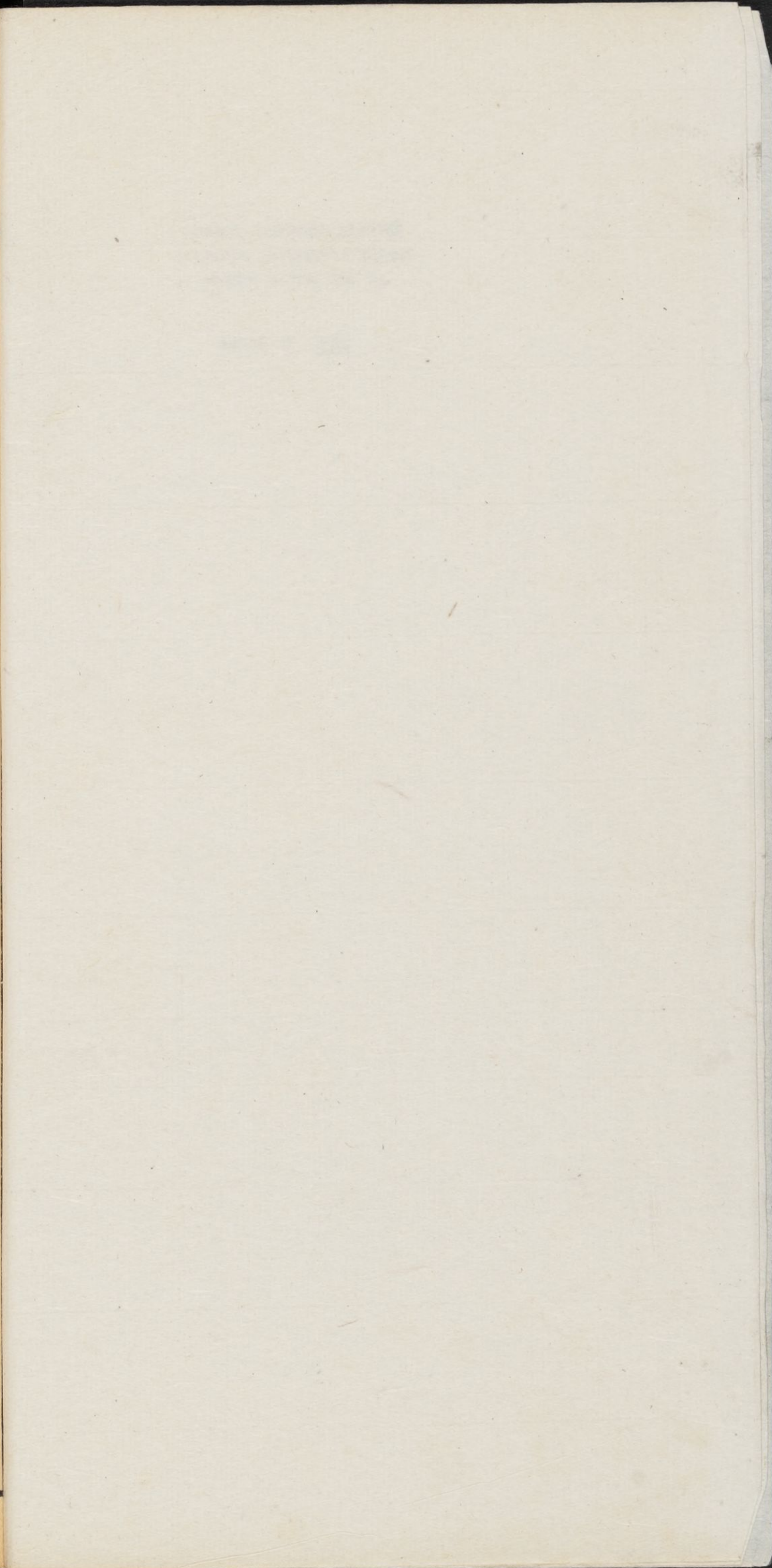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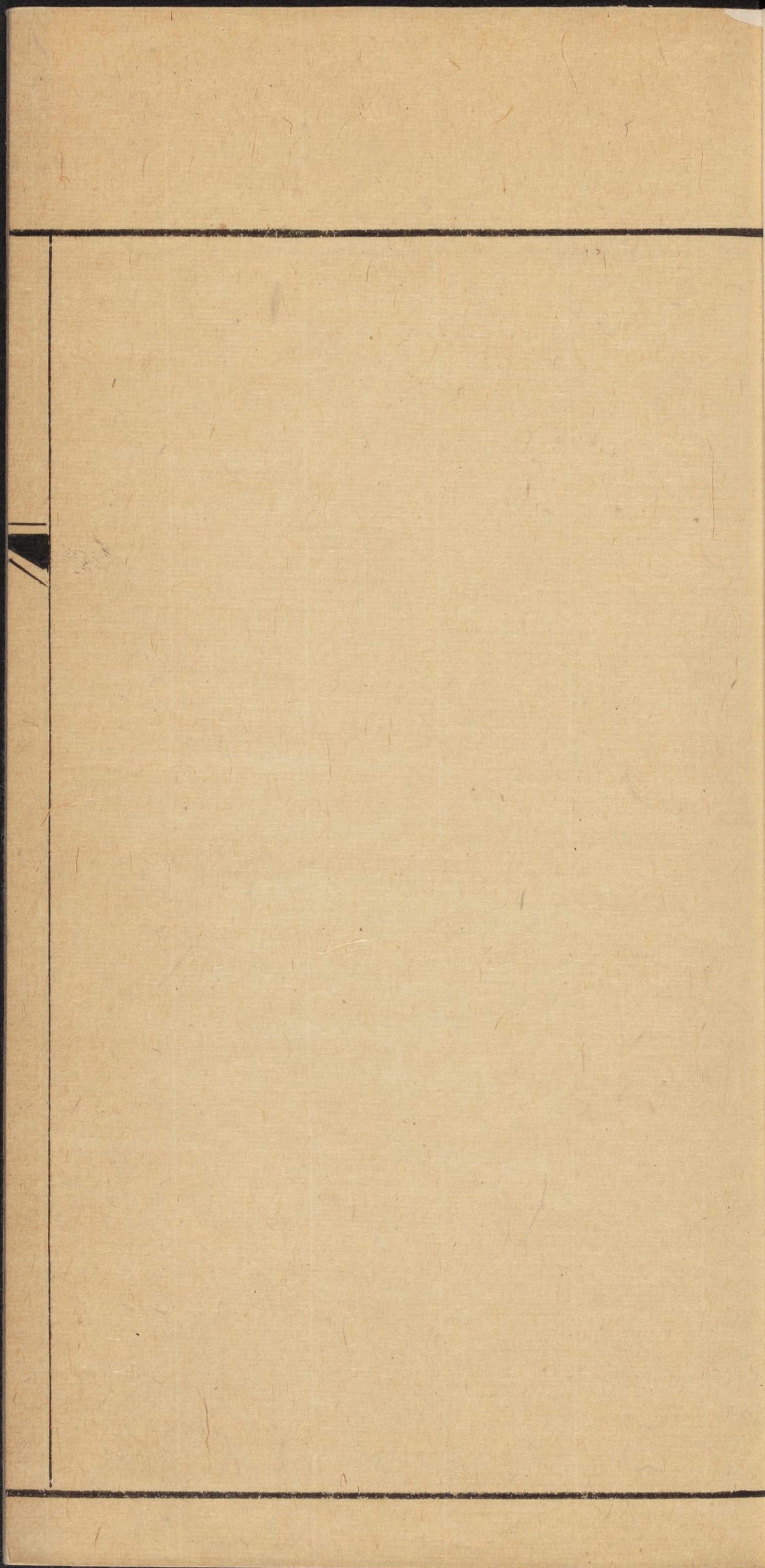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3

AT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CHINESE LIBRARY

DEC 8 1953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一菴耗費殆盡資財零替家道式微漸至寔易田房典贖產業僅僕
星散衣飾蕩狀可惜个萬金之家弄得尽情破敗究其兩端耗於非
烟者十之二三耗于秀王者十之七八狀心迷情慾沉湎不返直至
住房并廢衣衫盡無尚自耽戀青樓不知醒悟狀囊索空虛冠裳襤
褸又恐他兩人竊笑只得求懇哥子假說貿易營生缺少資本不論
多寡必欲移貸哥子念手足之情或百或十欣狀應付權一菴剛待
銀子到手不知何所從來便往妓家一揮而盡不消半月依舊剩个
空囊也並不懊悔並不可惜思量無奈只得又往别个哥子處只說
經紀折本照樣求借誰知弄得到手仍葬烟花一連三个哥子都借
遍了只得老着臉重復懇告哥子道父母一般分授未嘗偏厚於兄
汝自不肯學好至於蕩廢因念同胞情分勉力周恤怎倒習以為常
頻來取足我三人勞苦撐持雖有薄蓄亦非容易汝若洗心滌慮痛
改前非我兄弟三人當勉湊三百金與你畜个店業可作長久衣食
若仍不檢束喪志青樓我縱錢財糞土也不與你填此慾海汝便凍
餒待斃只索硬着心腸沒有照顧你了權一菴道蒙兄長如此教誨
自當一心學好若負恩德與日俱逝哥子只道他果狀收心便每人
出銀百兩交付與他仍再三叮囑那知入手之難及不如揮洒之易
今日秀玉明日非烟或駕樓舡或乘輿馬玉樓按舞金谷開筵未及
兩月仍是一双空手那時再向三兄求告徒招責備莫假个文妻子
抱恨而亡親族干求殆遍食不充口衣不遮身求乞無門棲身無室

只得在秀玉與飛烟兩家吃幾碗兒有詩為証

紅牙碧管玉樓春

輕薄東風倍惱人

臺榭月移珠翠冷

濕雲細雨怨香塵

未幾秀玉又接了个豪富少年宴遊極侈寵贈尤多終日檀板金尊
藍輿画舫權一菴日造其門便拒而不納哀請再三終不一見因想
無路可入只得修書一封備言昔日萬金之產為他蕩費今衣食不
週立錐無地苦楚萬狀且不必言但終身之約置于何地寫得懇
切苦央鴛兒遞進過了一日忽狀喚他進去秀玉儼然喬坐絕非
向來斌媚之態權一菴痛哭流涕直溯根原秀玉正色答道前日捧
讀尊翰已悉來情不必再說但姊妹家不過行戶生涯原非鍾情之

輩若但畜歡合豈遂無夫何必窮極技能辱身下賤君家萬金之產
雖云因妾費尽狀君自娛樂妾亦未曾相強今如此狼狽欲妾相從
日費萬錢何從所出况百凡之費賴此微軀若不另交貴客卒守前
盟妾一家老幼將與君共填溝壑耶至於死生之約雖訂終身君不
知青樓中剪髮焚香無所不至不過取一時歡樂誘其金帛耳若竟
以為實狀則妓女个个從良章臺可為節嬾坊了妾念君痴心未絕
特請來說明今後永決此念不必再求下顧寵權一菴听這番說
話就如冷水在頂門裡一澆恍然大悟知不可戀便抽身而出想道
青樓大抵無情我自被迷到此地位悔將安在非烟同是平康人物
諒亦無情何苦也討他厭賤竟不必去了虧得還有此志氣也不向

親友干求并不與三兄啓齒只得往牛首山做个香火在僧家吃碗
黃蘗飯兒過日不覓住了一年那權一菴是富家子弟何曾受此淡
泊弄得形容枯槁鬚髮蒼黃一身破衲絕非當年氣宇偶值三月春
天遊女紛紛入寺忽一日見个美人淡妝雅素下了轎步入殿中仔
細一看却認得是非烟非烟也一眼瞧見權一菴羞耻無地掩面驚
走非烟忙喚了頭一把拖住權一菴急欲洒脫怎當那了頭揪得甚
緊大叫道權相公你好負心怎丟下我家姐了權一菴着急道我
不是甚么權相公你不要錯認了人正好掙脫了要跑早被非烟走
上前攜住手兒流淚說道賤妾不知何事得罪于君竟蒙棄置致妾
終朝懸念一病幾死天幸今日復遇尚欲狠心拋撇男兒薄倖一至

於此生死深盟置之何地耶權一菴向只道他與秀玉同做了逝水
桃花誰知听他口角宛轉多情也垂淚道不佞何敢負卿雅愛因滴
壑之狀無顏見江東耳非烟道即君儀貌胡為憔悴若此權一菴道
一言難尽便把秀玉變棄情狀與自己依身卑若緣由尽情說出非
烟驚道不料秀妹如此無義獨不思君之破家為我兩人忍便負恩
背約此處豈能淹留驥足自棄上進妾既以身許君安有他逝可速
請歸竟在家下讀書便了權一菴羞慚無地再三不肯非烟便喚乘
轎兒將他抬了回去香湯沐浴換下遍身羅綺收拾書房供奉日用
三食極其周至權一菴好不感激死心塌地埋頭讀書一應書籍都
是非烟購買到得錄科小考并次年鄉試諸項使費亦皆非烟慨然

厚贈權一菴運當亨泰忍狀中了舉人反怪三兄落後不照顧他足跡不登其門三兄也不來媚他是時打蕩報銀并謁見座師備辦禮物盡屬非烟賞帑虧得非烟是個名妓蓄積頗厚因想權一菴既中舉人若仍住我家可不爽了他體統便罄倒囊篋尚存五六百金替他買下一所住房置些田地并監起四根旗杆諸色家伙都把自己搬與他用過了幾月又諛上京會試此時非烟現銀用盡只得將金珠首飾衣服玩器尽行變賣湊了二三百金與他又備下一席盛酒餞行權一菴再三感謝道蒙鄉如此厚情救我于困窮之際今日之遇皆鄉賜也此去倘能僥倖便娶鄉為正室須保身以待決不相負非烟道終身之誓君雖不貴妾亦豈有更張况君簪花在邇故不惜傾家相贈但恐聯登之後情殊貴賤路隔雲泥必為郎君所棄權一菴道不佞若忘大恩誓必身罹刀劍兩下再拜而別非烟親手贈與盤費送至百里之外方回詩云

紅樓莫漫說多情

今日多情僅見鄉

我惜風流當此遇

香奩終不愧題名

次年權一菴又中進士殿了探花因才品風華另加特恩除授翰林修撰十分榮貴忽狀脫足貧窮面目漸成顯宦規模耻娶青樓之婦另聘了孫侍郎之女為婚竟在京中作家寄書決絕非烟非烟哀慟痛恨又被老鴇羞辱了一場當夜懸梁自盡權一菴聞知斷絕心中甚覺快暢又虧孫侍郎照拂一陞侍讀再陞祭酒做了十五年京官

由學士陞到戶部侍郎孫氏夫人生個女兒年已十四正欲聯姻權一菴忽奉王命轉除山西巡撫挈家小一同赴任未到任所路過峻嶺衝出一夥強人罄其囊橐將權一菴并人夫僕從盡皆綁入寨中權一菴抬頭看那寨主年可十五六歲面龐與非烟無二狀忽觸着舊事冷汗淋身那寨主便叫將他妻女侍妾押入上房淫樂衆多男子推出山前砍了原來十五年前非烟含冤縊死精靈不散直訴陰君托胎到山西地方做個男子少負豪氣烏合強梁立為綠林之主權一菴虧心負義昧恩負命神人厭怒故天差地遣恰好經過此山那寨主雖未必曉得前世冤尤見了他自不覺勃狀怒發將他戮于山前恰應了當日刀劍身亡之誓可見天之報施不過因人所自

獨絕不做絲毫作用至于稚女誥婦悉恣淫汙又豈非負心棄盟之報世間忘恩負義之徒對此而不生悔悟者非人情矣待在下再說個極負義之人并寫個極不忘恩之人其事鑿可據其情凜然生動令讀者可以咬牙可以墮淚可以寒心可以鼓掌可以明目張胆可以揚眉吐氣老僧可以悟禪烈士為之按劍這件事却在明朝初時廣東南雄府仁壽村地方有一人姓于名將字白虹年方二十歲性極豪邁也不讀書也不經紀只靠着數畝田地倩人耕種過日他父親是個軍籍故並無親族單生他一人父母亡後也不想娶婦成家性亦不貪女色從小便有膂力十三四歲就能力舉百斤致十五六歲真個百夫莫敵雖狀血氣方剛並不好勇鬥狠只覺義氣激

昂言詞偉烈遇有不平之事挺身救援不避嫌忌平日酒量甚弘一飲能吸數斗但家極貧賤不能日醉醺頭然里中或有慕他高義及受其恩力者常招他吃个尽醉也不耐煩去行令細酌并不虛文推遜只提起大碗一連數十餘觔大塊的魚肉都連盤一光鄉人莫不笑他，也不怪人笑只顧睜自雄岸，狀有旁若無人之槩一日到村上閑走見一老嫗同着个十四五歲的童子都在向陽去処不知摘些甚么旁邊歇着一副籃兒他两个摘下來就向籃裡放着干白虹走到籃邊一看見摘的却是桉榔便問道你取這些桉榔去賣錢的么老嫗道那裡有得賣錢我家自種的用不穀還要問別人家買哩干白虹道你家要這些何用老嫗道將去浸酒用的干白虹道家裡做許多酒用這多少桉榔老嫗道我家一年的酒極不濟也要做他幾干担米干白虹道你主人怎生好量飲得那幾多的酒老嫗笑道欵官人隨你好量自家那飲得許多都是做來發店賣的若說我家老爹便一杯也不捨得吃哩干白虹道人生幾何遇飲酒飲得樂且樂何苦如此算計想是掙得來傳與兒子了老嫗道兒子么還不曾養哩干白虹道你老爹多大年紀既沒有子息可蓄些姬妾么老嫗道今年他已六十五歲自從老奶，死後也不續絃也不娶妾雖有了鬟婢女在房中伏侍只終日操持握箕夜裡不得安睡一條心掛繫在利息上頭那裡還有工夫去幹那樣風月的事干白虹大咲道錢財乃命中之福若不肯用要他何益縱有兒孫窮通亦自有

命何況高年無後把血掙之財倒為別人守着豈不可惜老嫗與童子听了忍不住都哭起來干白虹也不回去轉尋些閑話鬼與他說一直待他摘滿了籃那童子用匾担挑着老嫗也背了一籃兩個匆匆而去干白虹看他去了也不回家竟尾之于後走上一里多地方纔到个人家童子與老嫗負着板柶都進去了干白虹從外面一望這人家原有十來進高大房子好个冠冕門徑鬼門首却堆着許多缸甕干白虹見四頭無人便挨進牆門悄然走到屏門裡一張只見所堂高峻塔級週迴許多榨酒家伙七橫八豎排着滿堂儼然是个富戶的光景正是

無子偏能掙

多財愈覺慳

想因前世債

積厚待人還

你道干白虹與嫗子憐，而談及至去了還跟他到家流連觀望依不捨是甚么緣故原來干白虹好酒之人聞這老嫗說他家做酒如是之多不覺垂涎眼熱想要擾他一醉故預先認得了家裡好來賜顧正瞧着時只見个老者穿着件舊布直身頭戴頂黃毡帽鬼手中拿着一把釐等一个算盤走出所來口裡一頭對小廝說道東田庄那張奉溪家還少十一兩五錢銀子約定今日有的這時候不見送來你去催他一声說前日還我的銀子還少三分等頭錢半銀水一絲也補足了你轉身再到西庄田李思萱家說一月前發去的酒尚有六個空罈不曾送還前日對我說被鬼子打碎了一个也要補還我五六分銀子叫他明日就送了來那小廝應了就跪老鬼又喚

轉來說道後邊茅坑裡糞已滿了，你順便也對佃戶說聲，或是油或是稻柴，把些來換去。如今春天糞是貴的，比不得前番樣子了。小廝劉待要走，老兒又分付道：「這番的糞，沒有侵過水的一担，要算兩担的價錢，極不濟也。算担半，他若要賤，你再到別家去講，不要一家的就成說罷。」擺下算盤，忙了的去打帳了。干白虹知他就是主翁，忍着笑跪了回來，想道：「那老兒有這些家私，不肯受用，又沒有兒子掙積，在那裡終久不知甚麼人承受他的，搵替別人費這些心機，討這些勞碌，像個沒有死日的光景，可惜我會費用的錢財，偏沒得到我手了。別的也不在心上，只是今晚要醉他一個盡興，便可放下念頭。」等到黃昏時分，信步兒走到那老者門首，只見門已閉着。干白虹是有手段的，怕甚麼銅牆鐵壁，瞧一四下無人，雙手搭上簷頭，兩腳一縱，早已扒到屋上，迳往裡頭走來。一時動了貪酒之心，遂為此走險之技。只因這番偷酒，有分教：窺邊醉倒劉伶，墮頭驚起卓氏。未知干白虹此舉可偷得着，偷不着，那老兒家中知覺，與不知覺，終不知弄些甚麼話，把出來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多情憐白面干白虹潦倒醉鄉

賤價買黃金金守溪浮沉利海

詞曰 潦倒甕頭春狂裡醜夢裡醒醉去不知天地窄真
世路離披任此身 不醉也癡人白面還牽少女情不惜黃金
贈知己諄了認取同心是酒賓

却說干白虹有心要到金老兒家偷酒乘夜步至中門便從屋上進
去輕了過了一進房子跳下庭中撲的一聲裡邊忽大叫道外頭什
麼响同我點个灯去看了只听得裡面一路開出門來干白虹想了
一想連忙將身免閃在榻了旁邊只見那老者提著盞燈籠手中拿
了根棍子一个小厮也捏着个紙燈兒走出所來纔跨出中間榻子

被干白虹在左邊閃了入去老兒不曾提防那知他恁般即溜先已
升堂入室並無阻碍直到內裡一路門都開着只見中間供着妻子
的靈位于白虹便把他做个藏身之處悄悄鑽在魂桌下面躲着那
老兒同小厮走出所來洞迴照看見外邊的門依舊閉好不見有賊
仍進去睡了干白虹等老兒睡熟纔敢出來黑暗裡摸了半日只不
知那裡是酒香偶狀尋到一處只覓得酒香撲鼻隨手摸去却有个
小小門兒用兩把鐵鎖鎖着心裡轉道這所在一定是了便用手扭
那鎖兒走了進去果然都是酒罈不勝之喜便隨意開了一罈只覓
甘香可愛但沒酒具不得到口適處尋覓並無碗盞只摸着了一把
銅杓干白虹不分好歹拿來就吃一杓不止兩杓不休吃得高興那

裡肯住手把一大罈酒骨都骨都吃个乾淨欲要再開一罈不覺脚
已軟了身不由主一交跌在地下鼾鼾的睡去此時雖有些聲息幸
喜宅子寬大戶口隔遠老兒與小厮了頭革都絕不听得干白虹一
竟醒來却將夜半月已上了見窗上微有些亮光睜眼看時方知
醉倒在此喜道人生之樂莫過於此有酒不醉真是痴人我也不箇
他下次主顧總是天還未明索性吃他个像意纔不枉來這一次就
醉杀了也說不得便又打開一罈提起銅杓緩斟漫酌吃得津津有
味只因宿醒未解吃到半罈已竟醺了大醉正是

人中豪傑酒中仙

醒是天真醉近禪

大地嗤嗤都一醉

問誰得似此君賢

干白虹又吃了半罈酒醉上加醉自覺醜陋因想道我若再睡一覺
倘狀天明便不好走乘着這點酒興只索回家去罷因出了酒房一
路開門出去到所後一重石門用了多少老力再不能開原來那石
門却不用門的只做个鴛鴦筍兒最是堅固除了自家曉得別人那
知這個訣竅干白虹弄了个把時辰那裡得開便道我何必要去開
他莫若仍上了屋走出外頭好不徑捷肚裡雖狀算計終久頭昏目
眩趁了十分醉態離了披，不啻好歹竟望簷上乱扒那知酒後力
軟比不得方纔輕便扒了上去又跌下來一連五六交勉強掙得上
去只因衣服一絆簷上的瓦卸了滿地唵喇一声好不利害那老兒
睡在床上听得外邊响聲乱喊有賊把一家老小都叫起來點燈的

點燈拿棍的拿棍飛的都趕出來那知干白虹雖上了屋肚裡酒
湧將上來越，沉醉又听人声喧沸一發慌的軟了不知東南西北
倒望了裡頭乱跑過了七八層房屋一个頭暈脚步把披，撲的
滾到地下只听背後一个女人喊道賊在這裡干白虹急道我不是
賊女子道既不是賊半夜裡在人家屋上走来干白虹道因慕宅上
酒好特來嘗一醉兒那女子便叫他起來仔細一看見是个白面少
年果狀爛醉便道我看你不像个歹人如何做此勾當干白虹道我
又不偷盜東西不過吃些酒有何歹處那女子想道他若利我什物
恁肯專顧了酒自狀不是偷竊之輩因問道你實是何籍人難道不
盜東西特，到人家偷酒吃不成干白虹道我就住在這個村後叫

做干白虹誰不認得只因生平愛酒偶爾遊戲至此那女子道我所
人說干白虹是个義士不想有此伎倆如今還好若外邊听得就許
多不便我今做个方便情狀送你到後門出去罷干白虹喜道如此
感謝你不盡因偷眼看那女子一身縞素美麗非常年紀只好二十
內外却顧盼多情語言鍾愛那女子送他到後門口攜定干白虹的
手道你既好飲可常了走来我送你些酒吃干白虹謝了一声匆忙
而去有闌皂羅袍曲云

只恐遭逢天狗又誰知織女拿着牽牛雖逢天賊為吾仇酒罈狼
籍君知否若還破敗須伏罪由虧他福厚紅鸞護欄不將名列官
符首明星近月一鈎玉堂瓦陷一声愁天成巧效竊偷貪狼小耗

酒壘頭 計集星名十七

你道干白虹跌入庭中被那女子叫喊有賊怎麼沒人聽見走来拿
他那女子轉得役客詳問送他後門逃走竟無一人知道却因那老
兒大驚小怪說有賊在廝裡把合家都喚醒了忙了的點燈執仗一
徑擁出外廂那裡防着後邊有賊赶到前面門已層層開出嚇得魂
也沒了直至廝後見滿塔瓦片一發驚駭連忙照着獨有石門倒不
曾開知是上了屋去亂慌的趕出前門叫喚四鄰都來拿賊徧地搜
尋那裡有个賊影鬧上一會不見踪跡仍关了門到裡頭查點什物
自內至外别的都一毫不動單上酒房裡空了兩個酒罈老兒捶胸
跌脚大哭大嚷道我做了一生的酒費盡心力自家酒味也捨不得

一滴落肚不知那个天殺的吃去了這許多酒這邊鬧得亂橫那知賊已在後門走了故女子雖狀叫喚衆人在外頭忙亂那裡听得看官你道那女子是何等樣人原來是老漢的女兒那老漢姓金名聚號守溪是湖廣漢陽府人從小流落在外替人搖舡後來掙得數十金搭了兩個夥計販些雜貨到廣東南雄府發賣不二三年仍拆了本弄得精光又不能回去虧得識些字會看銀色會打算盤便想尋个行戶人家做个店官是時城裡有个開行的張蓮峰家叫他抄賬每年除日用之外束脩不過五六兩後來見他誠實勤儉絕無輕佻游蕩之習漸且托他掌櫃勞心操持愈見馴謹每年的束修並不花費一文積了幾年便想盤些利息偶狀一日有起福建客人到了

許多南貨另有兩担生銅是時省裡鑄錢布政司行文各府縣採買銅觔一時銅價騰貴民間器用之物無不傾賣金守溪看幸思量買他叫客人打開一看只見都是圓圓大塊非黃非黑不像好銅那客人巴不得出脫便道銅雖不十分好若親翁要買時情願相讓金守溪貪他的賤便半價買了第二日就叫人挑到收銅之處將他轉賣指望賺得幾兩誰知嫌其黑色不堪鑄錢監收的不肯買他金守溪好不氣悶只得仍挑了回來倒費了一二錢腳價忙向客人說道這銅沒有人要的我一時眼錯悞買成了如今只得要告退將來別賣罷客人道從來客貨出門那有退還之理若興此例我們準萬兩銀子貨物难道都帶回去不成金守溪道別人還折得起我可憐止此

我兩本錢若買了滯貨把幾年的辛苦都丟在東洋了客人笑道昨日你自情願我已讓了半價今日告窮告苦關我甚事你不買時我也強不得你既買之後我便願不得你了金守溪見不肯退還眼淚都急出來只得哀求主人一齊苦勸那客人發極道凡事要個順利我許多的貨尚不曾賣第一樁生意就費這許多周折既主人家說時在你面上送還他一兩銀子退是退的張蓮峰又從中曲議那客人只得挖出二兩銀子還他金守溪只是要退倒是張蓮峰竟得說不通勉強勸他干休金守溪只得吞聲忍氣袖着二兩銀子把這兩担銅收進房裡自己終日袖了塊樣銅各處抄賣再無售主又恐荒廢工夫討主人憎惡只得認个晦氣丟在一邊過了年餘忽有

十来个雲南客人到廣東收兌銖子也住在行裡偶然空閑走到金守溪房裡坐下見了這兩担銅便大驚道這寶貨是那位客長的金守溪道是小弟舊歲買得客人道原來是金相公的如今可欲售么金守溪道正要尋個售主客人道既肯兌時只請教金相公個價錢不知要許多換數金守溪听了這句轉吃一驚他向來厭這滯貨沒處脫手但有人買就是造化那裡還論什麼價錢不想那起客人問他許多換數金守溪是个乖人見問得蹊蹺便不肯說價只混答道任憑老客長定價差不多免就成太少了我便不賣衆客人道也說得有理我却不少你的竟是十二換罷金守溪听得一發呆了不知這是什麼東西或是他看錯反沒了主意只搖頭道那裡有這樣價

錢客人道也差不遠了又一個道竟再添一換罷金守溪已知是件寶貨越發粧腔起來只是不肯直增到十六換方纔成了兌數萬銀子下來衆客人連珠寶也不及買如飛起身而去正是

黃金變土豈為奇

土變黃金亦有之

總是時來便相值

不須惆悵運窮時

你道這是甚麼寶物值得重價買他原來這兩担都是倭金以金出在南海島中可值二十餘換若將來傾錠換入大半銀子還是土赤真金然彼時識者甚少故算作廢銅尚沒有人要不知福建客人恁生得來也是金守溪命中造化應該發跡恰、買了彼時賣又無主退又不肯那知遇之雲南客人識得驟致巨富誰料客人出了十六換

尚道便宜恐他反悔故急、走了張蓮峰眼見其事不勝驚駭然各有福分也如他不得此時金守溪已是富翁就在城裡買了一所大宅子開張典舖收買奴僕張蓮峰心裡歎羨便將个十八歲的女兒與他聯姻指望有些沾染誰想金守溪一個錢也算入骨髓那裡肯在文人面上容情翁婿之間便竟不睦兩邊都不往來金守溪因是異鄉人出身又微賤忽狀驟富人、覬覦不論鄉紳百姓有勢力的都來弄他金守溪生平怕事雖狀鄙吝遇有豪端只得逼勒出來數年之後纔生一個女兒此時富名愈著外侮愈多連官府也來拔富遇有荒歉要他出粟賑貧又隔幾年不查賞本蕭索了大半自覓當不起了連忙收拾典舖買吊住房搬在這仁壽村居住恐怕招搖不

敢仍開當舖只得做酒經營後來女兒長成姿容甚麗就叫他小名
麗容到十七歲嫁了里中一個富家子弟不上五載女婿已死只得
接他回家因無所出等他服滿原欲別配未幾妻子又歿衣衾棺槨
含殮治喪又費了好些血汗因故地未定故靈柩尚停在家是夜倒
被干白虹做了藏身之所只因落後驚覓把小廝了頭都叫起來相
幫趕賊連女兒房中一個也沒得陪伴麗容聞得外面有賊也自驚
醒連忙披起衣服因有些害怕不敢走出外頭只得坐在房前天井
裡看月忽狀屋上跌下一个人來嚇得魂不附體連忙喊時外邊那
裡聽見但金守溪既在拿賊為何自己女兒反教他逃走只因青春
寡婦見此白面少年轉加憐惜不忍聲張況且聞得干白虹的美名
諒來不是做賊故悄悄在後門放了他去還約他常來走走甚有鍾
情眷戀之意可惜干白虹是個豪俠之士不知兒女情態故潔身而
出行誼皎然若是个輕狂少年軟語柔情相憐相惜不但宥此偷酒
之愆兼可試其偷花之技因此時孝服未除故干白虹所見尚是一
身縞素自此之後麗容常憶着干白虹之人才品致每寢食俱忘
只無由與他會面那知干白虹也一條心掛在金守溪家却是想他
的酒並不想他的色過了月餘酒興復發想着前日吃得燥脾欲待
再放故技又恐弄出事來不好看相想了幾日忽狀又生個計較反
正經走到金守溪家要他催工做酒金守溪道我家做酒的終
有着你力氣倒狼除非在此踏麪只是工錢不多每月只好六錢銀

子干白虹道踏麪也好工錢到不計論只是夜間要在此宿的金守
溪道我家踏麪所在甚寬就在麪房裡睡也使得只是你可會吃酒
干白虹道一滴也不用的金守溪道這等便好你姓什麼可有名字
的干白虹道我姓平沒有名字只叫做平大郎金守溪道既是這等
去尋個保人來寫文書便了干白虹道催工小事要甚麼保人金守
溪道沒有保人那曉得你来厯干白虹恐怕忒腔只得應声而去原
來金守溪因前日賊發巴不得要人幫護見干白虹膂力壯健故欣
然允他住在家裡只道他果狀可以防賊那知自己反做賊的招牌
干白虹見他跣踏把細心裡好不暴躁若別的事情就夾嘴一拳走
他娘的路了只因看了酒的金守勉强忍住性子况且催工賤役正
欲掩飾姓名不與別人曉得誰知反要熟人作保心裡沒法只得尋
個知心朋友與他說明此事同到金家金守溪又再三盤駁个尽情
議到十分穩當方纔別他立契寫道

催工人平大郎因口食不敷情愿將身催到金宅踏麪使用每月
工銀六錢自催之後甘任勤勞不致偷安怠惰倘有脫逃偷換等
情保人理直此照

從此干白虹住在金守溪家人了叫他平大郎了他也居狀自任幸
得麪房與酒房相近干白虹原自乖巧每到夜間拙開鎖免反不在
罈裡抽豐只在缸中拔富常吃了个微酣並不知覓他起初還飲得
有些分寸住到一月之後漸了胆大起來每夜必要吃个酩酊盡醉

偶狀一次竟得有與把二三十缸酒逐缸嘗徧醒了又吃了又睡直到日高三丈尚在酒房裡勦聲如雷幸喜金守溪這日清早到城中括賬不在家裡倒被了頭听得慌忙報與麗容麗容着驚如飛走出來看他果見干白虹像個六月裡的睡狗一般僅在缸邊叫了幾聲也不答應了頭也去推他總是不省人事麗容沒法反叫了頭泡些濃茶扶他起來吃了兩碗方纔有些清楚了頭掇條板凳拖他靠在牆上坐着于白虹還閉着眼說道好酒好酒吃得像意嘴裡還啞個不了麗容見了又好笑又好惱因故意嚷道你這人在我家做工怎如此放胆把我家酒來吃到這個田地幸是老爹今日不在家裡若他在家時可不氣死了頭也說道你這個人真是懵懂我家老爹的酒可容人白，裡吃一杯的你却不知死活灌了這許多酒去若老爹知道定狀打个半死還要送官哩如今我家大娘在此還不走來討饒尚自痴，迷，的不肯甦醒你看還有許多缸兒酒在這裡請你再吃些灰麗容道也不要罵他我與你且進去只把酒房鎖着過一會兒等他醒了再與他說了頭即便把門鎖好竟同麗容入去不多時干白虹漸，醒來忽把身子欠伸一交滾在地下双手揉一揉眼睜開一看却見門已閉着缸蓋上放有茶壺碗碟大吃一驚知是裡頭曉得正思想尋路逃走忽見麗容同了了頭開出門來立在面前嚇得羞慚無地麗容與了頭兩個着寔數訓一番只因這一會有分教無意姻緣而得姻緣寔非負心而若負心未知干白虹此時

恁生脫身麗容與了頭恁生把他發放金守溪回來畢竟知也不知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花燭下氣倒丈人峰 風雪途悞識奸雄面

詞曰 酒易悞前程非閑人負心伴道遙柳陌花村海誓山盟
都不顧拚一醉弗教醒 為女續良盟兒夫不姓平請賢翁識
認佳甥却咲酒傭游戲花燭下轉心驚

干白虹被麗容與了頭一番責備自竟驚慌無措連忙作揖告罪道
小子其寔好飲一時偏見遂致相擾過多寔有罪但求小娘子念
我初犯望恕這一次不要與老爹說罷倘日後再犯出來任憑小娘
子恁生處治麗容見他情態迷離十分可愛及不忍嗔怒他心裡轉
有些愛憐之意及好言相慰道我看你平日做人甚為正經恁么單
單這樣貪酒既狀你如此說這一次也不與老爹講了下次切不可

再做這事于白虹道多蒙小娘子厚情下次我真个戒酒了麗容便叫他出去把酒房仍舊鎖好分付了頭切不可在老爹面前講起幸得這个了頭是自己陪嫁的遵他約束果不露一字原來麗容起初已知他改名催身不道他為酒而來認是有情於已常上等父親出外覩个空兒與他說了閑話倒也親熱過了幾月兩下便如兄妹一般朝暮相見並無顧忌麗容每乘隙把些情話兒勾挑幾句怎當于白虹禮貌端莊語言持重畧無曖昧之色麗容雖非所願然見他人品端嚴愈加欽敬知他不是催工人物這日偷酒敢露自替他掩飾其事又分付了頭在父親面前莫說每事周旋百般曲護誰知是前世有緣心念只想着嫁他到得夜間等了頭睡熟悄悄帶了

私房輕的開出重門直至于白虹卧所此時于白虹尚點着燈正想又去吃酒忽聞叩門連忙開了見是麗容忙問道小娘子此時不睡到此何幹麗容道妾有要言相訂不憚星夜而來因思即君非傭工之輩不過解於口欲屈身至此可為惋惜故妾之愛君非一日矣不知君亦鑒吾心跡否于白虹道屢次蒙小娘子相救感不可言至于愛念之恩人非草木焉有不知但卑人非淫邪之輩不敢妄及于私况大馬賤傭小娘子閨閣淑質何敢非禮相犯是以有負深情非不抱歉幸小娘子垂亮麗容道即君才品端莊妾寔敬仰如君所言私媾則不可明娶則無害今妾既喪偶君亦未娶婚姻雖不計財但吾父犹拘俗見知君貧困故以白鏹百金與君轉為聘物若果三星

相照得遂予懷吾家粗糲甚多可以任君長醉未知可否干白虹所到結語觸着酒興忙答道明娶不失礼有何不可况蒙小娘子如此周全恩情深厚何敢固却只恐小娘子雖屈尊俯從尊公好高重利以我為賤焉肯允諾麗容道君原未露真名父親諒不知竟若必欲穩當東村有个王三秀才是地方中一个光棍父親最惧怕他只去央他作伐再無不成的了干白虹喜道此言甚是有理我與王三秀才曾有一面此事定肯出力小娘子放心請回自不敢負麗容便將銀子取出付與干白虹收好又再四叮嚀了一番方喜孜孜回房去了正是情深莫漫說投機

深夜攜金贈酒徒

干引紅絲牽白面

春風應自值錢多

次日干白虹只說身子不健告辭回家金守溪雖時刻少他不得爭奈再三強留不住只道果狀有病勉強許他回去半月養好身子再來做工干白虹見老兒肯容他歸去好不歡喜便到麪房裡收拾了幾件衣服連被窩捲做个包兒麗容知他這日要去又悄了到麪房後頭宛轉囑付了幾句干白虹口裡應着作了兩個揖謝別出來又向老兒說了一声方纔取路而回誰知到了家裡酒興愈竟勃狀一心一念只想酒房中的樂境日夜摹擬想出了神喉饒心痒好不難過挨到第三日漸有些熬不定了只得傾出麗容所贈之物拈一塊兒往市裡買了兩罈酒也照樣放出那酒缸邊的本事醉了醒了醉不勾一日光了剩兩個空罈明日起來又竟冷清了過不去只

得再解開色兒取現銀子又買來吃仍醺了的過了一天從此用得
手滑反不吝惜今日也是醜醜明日也是醜醜竟忘懷了麗容所訂
之事把這銀子沒早晚供着狼醉不是跌倒田間定是離披陌上
幸而有學酒德還不至於使酒生事只是開懷放胆跌蕩逍遙將麗
容一段婚姻之約丟在腦後不上半年這百金之贈蚤已使得精光
仍舊是個空身漢子那時方纔得醒那知金麗容自從與干白虹訂
約叫他托病回家只道定狀就央人來求親誰料一去之後日三盼
望並不見王三秀才過門作伐心裡好生着急等到月餘並無音耗
也便料他酒性不改定狀將這銀子去供着狼醉竟忘了我終身之
約不料干白虹沒正經到這個田地心中越想越氣惱但人已出
去沒法處他只終日暗了的焦悶又不敢向父親說起漸了過了兩
三個月只是不來麗容望眼幾穿干白虹此時正在醉鄉不知天地
何物却那裡曉得這邊如此牽掛麗容不勝啣恨道我看他是个端
方之士誰知如此負心銀子的事雖小但我怎生待他反無情無義
把我置之度外我只悔當初錯認了人今日自取慚愧背地裡反不
知怨了多少因是兒女私情恐怕風声漏洩又不敢央人叫他只得
常知父親說道前日這平大郎甚是得力怎不去喚他來使用金守
溪也放不下他因不認得住在那裡只好去尋保人轉喚誰知干白
虹做了酒中李白正好醉倒長安便皇帝也召他不來那裡喚得他
動保人只隱狀替他回覆倏忽半年不見一舉影响麗容心裡愈加

氣悶漸了染成一病茶飯不思夢魂顛倒終日只昏了沉了的痴睡
金守溪見女兒如此好生着急詩云

兒女知春太有情

卽當無那惜深盟

東風祇是牽人恨

吹過南樓不見聲

却說于白虹自從酒醒之後方纔想起麗容之事忽然大悔道我真
个狂了那小娘子何苦待我了却負他真畜生之不若也只如今怎
麼回覆他纔好肚裡難狀懊悔怎當銀子却已用空一時手足無措
心中日夜不安當歉了狀自知抱愧一日忽發猛省道我自後為人
以來未嘗少有虧心之行今日狂悖若此致他含怨無歸隔身不義
想丈夫處世豈可昧理負心輕狂自棄且堂上六尺忘恩負義何以

為人便將自己這數畝腴田并我塊園地連忙都出了經帳托人尋
主求售一總只賣得五十兩又拉幾個村中弟兄做了二十金的會
債并兩間樓身房子也賣了十餘兩把來湊在一塊用紙封好雖狀
酒興本豪只得勉強過捺隨他口裡流涎竟不敢分毫耗散次日就
去央王三秀才到金家說道那王三秀才專靠耕閑錢喫喜酒的有
甚不肯便一諾無辭連忙就到金家求帖金守溪接着道王三相公
許久不來今日甚風吹得到此王三秀才道此來別無他幹因有一
頭好親事特來與令愛作伐金守溪正因女兒的病只是沉重明
曉得他青年喪偶守了三年有些情動傷感而成正想要尋媒人與
他覓配恰好王三秀才正來說起這事便連忙問道小女正欲尋个

人家只不知王三相公說與那一家的子弟王三秀才道離此不遠
有个于家這官人叫做于白虹青年好義在村中也算个有名的豪
俠因父親早背尚未有家不知可使得成金守溪所說于白虹三字
雖不識面那義勇之風藉在耳且王三秀才又是生平的惧下便
滿口應承道那于白虹我也聞得原是好人家既王三相公說來
再無不從之理至于六礼豐儉悉憑王三相公斟酌也不敢計論王
三秀才道婚禮原不論財只要對頭好便可做得人家總是小弟在
內主持還你停當便了金守溪不勝之喜遂留王三秀才吃了便飯
寫个年庚與他王三秀才謝別出門便到于家回覆于白虹見已說
允滿心歡喜道不必卜問就選行聘日子行礼過門麗容聞知這信

想道他一去半年只道做了浮萍無蒂誰知終不忘情但怎生到今
日纔來納聘甚查猜詳不出及聞得作伐的果是王三秀才看那帖
子確又是于將的名字便已放心金守溪回聘請客忙了兩日然後
再看于女兒的病可也效驗竟能起身吃粥了再過兩日已是霍狀
有闕入賺曲云 女不中留年長應須覓好逑休道春心一發便
情稠任綢繆懽鬼病春深後醫藥如何得療愁要他廖除非蚤
把姻盟偶勝如針灸勝如針灸

自從于白虹行聘之後麗容便已安心金守溪也竟完成了女兒身
子免得牽掛不隔兩月于白虹托王三秀才到金家約日完婚
金守溪因女兒已是標梅過期難以久待只得乘勢應允但自己身

子竟得有些老倦正沒人幫理家事眼底又無親戚便與王三秀才商議想要入贅于白虹過門王三秀才也就與于白虹說知于白虹正想要親近那酒缸還恐不能遂念忽狀說着入贅正中機謀連忙應諾到得舉姻之夕依舊紗燈鼓樂高頭駿馬迎接新郎過門堂中燈燭輝煌瓊燭燦于白虹入堂交拜好不興頭金守溪一見却就是啗麪粗工大吃一驚心裡陡狀發怒將出拳頭就要去打那新郎倒被王三秀才一把拉定道這是怎麼說兒女完婚良時美事就心裡有些不像意也不是此時發揮的況花燭在前新郎並未失禮如何做此情狀金守溪氣得話也應不出來只搖頭道這是我家粗工

片即原來王三秀才尚不知這段話柄見金守溪說得古怪

便丟了這邊連忙去問于白虹于白虹笑而不答金守溪怒跳如雷又一拳打來仍虧王三秀才攔住于白虹也不理他竟喜孜孜與龐容交拜金守溪正大嚷大罵時兩個新人已携手入房去了金守溪怒得眼裡爆出火來無奈王三秀才緊上拖定不得脫手了頭奶娘也來解勸王三秀才扯他坐下好問道此事畢竟怎樣來頭親翁這般着惱可對我說今詳細金守溪双手揉着心頭嘆了幾口悶氣錄一句一喘的把平大郎催工之事說出又道明是這狗才假冒了于白虹誑騙我女兒身子王相公你也不該同他要娶我王三秀才方知其事不覺大笑道原來有此一番把戲怪不得親翁發急但今日于白虹却是真于白虹前日那平大郎倒是假的金守溪道豈

有此理乎大郎面貌豈不記得难道我錯認了不成王三秀才道你
也未必錯認但他當日僱工焉知不為今愛而來故隱諱姓名屈身
遊戲如今是自家骨肉也不必講了金守溪所着這句恍然悟道干
字加兩點便是平字據王相公說來似有此情但聞于白虹平日端
方不苟今作此邪行便不是个人了王三秀才道家醜只可掩飾不
可昭彰今愛既不能守將机就計也可了局况且僱身之事外邊絕
狀不聞你也不必提起這事播揚他的短处金守溪听到其間氣已
消了八九分因說道這也不干女壻的事搵是我女兒不肖辱沒家
門是我晦氣養下這等沒廉耻的東西只得由他罷了王三秀才道
你也不要說壞了今愛我看于白虹並非好色之人前番舉動或者
別有隱情未必為此搵是日後便可見他心跡了金守溪無可奈何
只得移噴作喜擺下酒筵與王三秀才盡歡而別詩云

少婦樽前話合歡

新郎祇竟酒腸寬

泰峰底事翻鸞詩

為爾當時不姓干

次日于白虹夫婦出堂見礼金守溪並無半言三朝滿月治酒宴客
反覓着寔破怪在女壻面上幾多乎費了十來兩銀子于白虹與麗
容兩個十分相愛偶狀一日夜間對飲麗容因咲問道前日贈君聘
費意謂即來納采不意一隔半年杳無音耗使妾不勝懸望一病幾
危直至今日方成吉禮未知是何緣故于白虹咲了一咲也不隱瞞
竟將前情直說麗容道你搵是為酒悞事就幸不忌妾約尚是君子

倘做了負心酒徒可不將我置于死地干白虹道卑人雖處貧賤是以豪傑自命豈敢忘恩故發憤悔悟百計圖維方得成此良緣以償前罪龐容道我父親尚不知你善飲酒故不十分防範可以任我取之若欲盡酣湏是夜間在房中私飲在父親前切不可露出本相使他牢守酒房便沒得吃了干白虹恐怕送斷後根果狀依他的教導在丈人面前只吃一小鍾兒金守溪再要斟酌就推吃不得了立起身還作許多醉態金守溪信為寔狀甚是快活那知到了房裡最少要吃一罈還不尽興金守溪見他老成勤儉把一應帳目都托他盤算干白虹是豪爽的人這錙銖繁瑣的事那裡有心去操握便丟起一邊只是飲酒倒是龐容着忙恐防露出馬脚悄悄叫小厮到外頭

催討算結一宗就叫他交還丈人金守溪不曉得裡面全虧不暮宿只道女婿能幹做得井井有條幫他掙家好不歡喜那知干白虹心裡甚覺厭煩過了兩年金守溪因平日勞傷過度忽發吐紅之症淹上床褥久藥不效便將帳目收起外邊兩次俱叫小厮日夜坐索不
行討清歸在女兒之手干白虹見丈人病勢沉重各處延醫問卜設醮禱神替他祈壽金守溪聞知恐怕費了銀子連忙止住道雖承你的孝心但我若該死吃藥斂神搵是無益倘還有壽自然痊可的何苦用于無益之地錢財乃難得之寶豈可輕易耗費今後切不可為我祈福使我病中不安干白虹見他這等吝惜反在背地裡祈禱使
用拖不與他得知過了三四個月終無應驗金守溪雖狀錢財是命

到這個時只得丟着萬貫家私一双空手去幹前程了干白虹夫婦不勝悲慟衣衾棺槨開喪葬殯事了從厚不失富家之體雖甚非死者本懷聊以尽後人志願至于啟建道場薦先設食三年之內殆無虛日自此以後只他夫婦两个當家一切本利帳目俱是麗容執掌干白虹別無他事只終日以酒娛樂一年之內准了要醉他三百六十日方始歡暢一日對麗容說道錢財乃身外之物何苦等上較量勞心操握人生在世只箇个安閑快活過了一生就是便宜的了那學子母貧不能還者須當棄之下人勞苦必應体恤鄉人告急于我亦宜濟其緩急休得緊為拒絕致他無門投奔須外存厚道內蓄熱腸使鄉黨無有怨心隣里不生嫌隙則吾享用其財始可安而無媿麗容道君既能作豪俠丈夫妾敢不勉為慈順之婦扶危極困亦有同心况婦道從夫自當贊成斯美便分付小厮各處債負但取本銀利息不論久近一槩免收若貧無所償者竟還其券本銀亦不必索鄉黨有貧者散之以錢病者與之以藥死者不能殮殮之貧不能葬者葬之如是年餘麗容即生一子干白虹甚是歡喜便催奶娘伏侍到四五歲上聰明俊秀迥異群兒干白虹替他取个名字叫做干旌字曰俊郊總交六歲即能讀書夫婦十分鍾愛正是

積厚宜流慶

欣看似續賢

却夫每無後

空有臭銅錢

一日干白虹遊南雄嶺路至半中是時深冬忽值大雪雞身被重裹尚竟寒風凜冽因見雪景曠濶瓊瑤萬頃殊堪縱目因冒着風雪一

步上的挨上去只見珠樓玉宇璀璨四圍粉蝶銀花飄飄萬壑儼狀
 置身琳瑯之際不覺塵襟頓滌煩慮皆消因喜道真好一片雪景就
 如綿裝粉捏世界四山尽列晶屏萬樹皆飛瓊屑人在冰壺天閨玉
 鏡真大觀也正狂叫乱呼忽听雪深处似有呻吟之声乃大驚道空
 山雪深数尺何处来這声音連忙尋覓見一人僵卧雪中身上積雪
 尺許干白虹嘆道如此寒天跌在雪裡可不凍死又不認得是何人
 品就用手替他拂去雪却見那人頭戴儒巾身穿藍綢帽子脚踏舊
 紅鞋兒像个斯文人物用手挽起却有氣無声已是將死的了干白
 虹忽動熱腸忙替他解下温衣身上脱下羊裘將他裹了只因這一
 救有分教熟腸遠取禍危豺狼自招入室要知後事且听下回分詳

第四回

患難臨頭陳與權雪中遇俠

冤家路狹劉天相桿下亡身

詞曰 窮途落魄誰依仗風雪將身葬一朝起死遇賢豪金玉

叢中頓改舊丰標 悽声一入仁人耳陡惜他人死一般恩義

兩相加他日酬恩賢否自來姓

却說干白虹一時動了个惻隱之念在風雪裡救起那人連忙解衣
 披上那人只是僵着不肯活動干白虹心下想道我雖與他這領羊
 裘禦寒但人已凍壞不能便醒若棄之而去他依狀是死除非背他
 下去尋个人家借些湯水救灌活了也是好事便把他双手搭上肩
 頭驮着下嶺那人伏在干白虹背上因得了暖氣漸覺手脚有些

欠伸走下嶺來干白虹見有个酒肆心裡大喜連忙入店中先叫主人家燒碗姜湯與他灌下幾口已竟漸有氣息停了一會再灌了此那人果狀便醒轉來睜開眼一看只哀哀的哭干白虹喜道如今好了隨叫主人家煖壺好酒滾熱的灌與他吃未幾發出一身冷汗衆人都說道如今虧這酒力寒氣已逼了出來不妨事了干白虹狀後叫店主人四圍生起炭火把那人坐在中間熨了一會便能言語干白虹恐怕耗他的神不敢問其來歷只叫主人收拾着饌酒飯就在爐邊坐了與他兩個緩斟慢酌那人吃了些酒竟元神稍渡便掙立起身向干白虹双膝跪下極口稱謝道不佞身斃窮途若非老上寔心相救萬無生理從此苟生之日皆老丈所賜也恩情深厚如何

報答干白虹連忙扶起道同有此生孰無愛人之念見危思救理所必然足下何須稱謝那人道不佞落魄異鄉親情已為陌路崎嶇風雪幾喪殘軀何況不相關涉素昧平生而能仗義施仁救我于死生之際如老丈者豈非聳天地之心具父母之愛紅塵中有此俊傑不佞敢不下拜干白虹嘆道扶危援溺人情之常乃勞足下如此稱謂足下高姓大名何方居址到敝地作何台幹乃奔走於風雪之中馳驅于險仄之地流離狼狽以致若此其間必有隱情望為引教以釋吾疑那人聽問便撲簌簌下淚來干白虹又嘆道丈夫眉宇固當磊落何事戚戚於中作此兒女子態便又滿斟下一大甌酒遞與那人道藉此滿觥少助豪興當談快談一洗胸中塊礪那人双手接

過一吸而盡有闕一江風曲云

論人情炎暖徒相勝涼冷誰相問羨仁人風雪叢中生死關頭頓
續須臾命嚶鳴眼底親風雪異日生巧心機更向竿頭進

那人向干白虹道承老丈下問不佞敢不直告但言之可悲听之可
惱當細陳始末以博老丈噴飯不佞姓陳名可立字與權淮南人氏
少讀詩書長游庠序父母家計頗饒因中年無子遂承立母舅之子
劉天相為嗣從幼撫養成人讀書婚冠吾父所費不貲後來進學進
監又費千餘天相非惟不知感戴反日蓄吞佔私營巢穴暗耗血貲
父母至五十外始生不佞時劉天相之妻胡氏見我父母已生嫡子
誠恐似續有人則外姓承祧難倨陳氏家業遂乘先母病故遽操家

政一夫一婦內外把持凡有所蓄盡歸己橐劉天相又夤謀鄉榜揮
洒萬金居狀無恙因而恃了孝廉之勢另立家業把我父母所存箱
篋搬運一空田房契券搜索無餘先君氣怒成疾數日而死劉天相
不弔不送也不居喪守制竟約了三四个同年儼狀上京會試把幾
十年恩養父母一旦棄如陌路干白虹听到此处就擊案起舞道世
間有如此負心之人眼前恨不一見當手刃之以快公憤陳與權道
蒙老丈如此不平若說到臨了其情更有不堪哩那時先父既歿不
佞未滿數齡鮮知人事族之尊長遂將所遺什物變賣僅完喪葬而
住房已為劉氏佔去矣今年天相不第而歸不佞孤苦伶仃資身無
策只得走告苦情冀其提挈不意天相夫婦反大言訶叱宛狀以下

人看待略無照拂的念頭後不佞依栖隣家勉強攻苦到十六歲總
進了孝是雖忝列黌宮狀窘迫益甚徃々想起父母家業心懼未免
有些不甘只得邀三党親族與之理論豈天相不加憐恤反肆兇威
暗地賄囑當道坐不佞以逐總兄之罪申文學院褫革除名不佞前
程既失天相欺凌益甚遂將吾父血貨買官壓制是年河工告匱朝
廷大開恩例天相計輸萬金撫臣題奏捐金有功
州府通判此時不佞追想父母萬貫家財盡為天相佔去功名富貴
田產妻孥那一些不是陳家之物今天相已授高官莫說至親骨肉
就是朋友苟有一面的也可到任上說个情兒抽豐他一百五十兩
銀子况他現受陳氏大恩涓涓未報若相隨到任必然另眼相着沾

他些不費之惠前情難數不佞亦可相忘憑他牛馬看承也便死而
無怨了誰知天相擇日赴任不佞勉力餞行竟狠辭不赴至發裝之
日入登門相送亦復不容一見號慟竟日始得入堂一揖及不佞告
以窮迫之狀天相只唯々而已狀絕無片言不佞見光景不諧急趨
而出又萬不得已只得賃个小舟尾之而行他一路人夫接遞晝則
画鼓叶路夜則提鈴喝號何等風光不佞一葉孤舟片帆風雪不眠
不睬好不淒涼未到半途盤纏已竭正飢寒不前天相忽發下个小
封兒上寫着程儀二兩也沒名帖竟叫家人致意令我回去此時欲
待受他就像甘心忍辱所望不過如此欲待不受則凍餒驅馳必將
死干道路只得含着眼淚忍着羞耻反謝了一聲把這二兩銀子勉

強受下一半做了舡錢一半將來買些飯吃半飢半飽又挨過千餘里纔到了貴地只因渡南雄嶺天他一行人紛紛狀催轎的催轎賃馬的賃馬獨不佞蕭狀一身令文莫假又值隆冬兩雪壁塹凌空腹衫脚倦料不能行只得老着臉皮趨至天相跟前哀懇救援不料天相抬眼一看怒發如雷乃大罵道我許多時已將二兩銀子叫你做盤纏回去誰叫你跟來幸在此地還好若到了任上這一副嘴臉可不辱沒殺我体面總之窮人不可照顧一照顧便來歪纏我既送過程儀情已盡了今日斷不能再有假借說罷一叢車馬鬧烘烘上嶺去了這時不佞着寔哭叫他頭也不回並無則隱之念此際上天無路乞援無門因想任此也是一死莫若拚命奮過嶺一路求乞追

至任所與他做場結煞心裡雖有這志向誰料纔過半嶺筋力已竭腹中空餒寒氣侵心且雪深泥濘遂至顛仆崖阿強掙不起雪勢愈大命盡頃頃幸蒙老丈大德極力相救乃得復活于白虹听完不覺怒髮冲冠橫目擦掌道這厮忘恩負義昧尽良心的尚自列薦紳不知速死只愁地北天南終須湊值吾當剗其心肺以為足下雪仗今足下雪仗今足下資盡途窮將何所適陳與權道家園已盡親故誼寒桑梓風味殆不足恋至輕身異境祇為父母血賞盡屬天相知心未忘故命亦幾喪今日想來如此負心之人縱到任所爭衡必至中其陰害莫若不去為是但今任又乏食歸又無賞進退艱難行藏未決承老丈動問不敢不以寔情相告于白虹道今足下之意還欲返

棹故鄉或即營家別境倘可逗遛異國不特足下室家產業弟能薄力周旋即功名之事亦可不患無成若欲仍歸梓里弟亦少圖相贈雖不足副遠遊之望亦可稍助一餐不識尊意何居願熟籌以示陳與權窮到徹骨死而復生既得了命已自欣狀忽听千白虹說肯周濟他一談喜出望外因想我若回去即有厚贈料亦不能起家若在此居住他許我室家產業并功名之事甚為動听倘若其言不謬便可復振家風何須必欲還鄉自失機會一時着了貪心便放狀答道蒙老丈路外周恤生我成我不過如是况既蒙厚德雖日夕追隨猶恐不能報効怎敢輕便畜歸遠失恩人之畜丈夫四海為家何必依桑梓老丈如可見容願罄一長以為犬馬之報千白虹大喜道足

下胸次脫狀乃見丈夫作事小弟雖力微不足以待君然亦斷不致君失所兩下甚是請得投机又復暢飲一回不覺日已抵晡千白虹便叫店主催下兩乘小轎算還酒錢和陳與權一同上轎而歸詩云

祇為圖賞便負心

受恩深处已忘貧

君今莫怨人相負

慎勿他時負別人

千白虹慨狀同了陳與權回去因向麗容說道我適往南雄嶺遇一書生僵卧于雪深之處遂發惻隱扶下嶺來多方救活問其來歷乃是富家之子父母悞以外姓為嗣吞佔了家產今其嗣子已為吾省別駕此子跟隨到此被他負心拋撇以致流落無歸我觀此子氣宇清明吐納風雅故攜之以歸意欲少加培植不知娘子意下如何麗

容道救人患難最是好事况君既作主妾亦安有阻撓听憑扶持他
便了干白虹聞言大喜便打掃書房與他住下因自己是不甚識字
之人家中並無書籍干白虹便將數百金貯之箱橐抬入書房听憑
陳與權買書觀看三食供奉無非美味佳醪遍體衣衫尽是綾羅錦
綉十數个小厮輪流伏侍出入與馬享用奢靡陳與權是个徹骨窮
人忽受干白虹如此培植一朝富厚儼若王侯另換上一種驕矜氣
緊頃忘却先前曾有這番窮若之死寒酸氣骨消除殆盡了干白虹
却真心實意要長就是長要短就是短憑他揮酒並不拘他只除了
自己身上的肉不曾割與他吃還怕不十分足意又念他青年無偶
先將个美婢送入書房以伴寂寞一面叫媒人選擇親事却尋了城

裡一个喬貢生家的女兒年方十七貌極美麗媒人介外形容陳與
權聞知此女有貌等不得卜問立意要成干白虹便依他成了問名
納采礼金釵幣皆極其華盛到結褵之夕諸般使費蠟集蜂攢干白
虹毅狀獨任至於迎親宴客綺筵綉帳鼓樂花燈以及彩仗藍輿珠
冠玉佩無不事々整齊尽皆干白虹八面完成略不費陳與權一毫
心力但勞他坐花燭飲合巹解同心交玉頸向珊瑚枕上翡翠衾中
去為雲為雨便了從此他夫婦和好自不必說光陰荏苒不覺過了
年餘正值宗師科試干白虹便打帳重新替陳與權畜个進學地步
恰好城裡有个鄉紳與宗師同年且係厚交干白虹便欲起个黑早
進城與他商量此事隔夜先分付了頭煮熟了飯打點早走原來這

仁壽村離城有二十多里干白虹一覺睡醒見窗外月明如畫心裡
恐防天亮不知遲早便起身梳洗吃飽了飯急出門大踏步走到
近城遠聽見譙樓上纔是曉四鼓方知為月色所誤來得忒早
了欲待仍舊回去路又遙遠且出門走回頭路又恐不利因想道此
時尚是四更天氣城門還好一會纔開哩莫若尋個幽僻的所在打
個盹兒再處反縮轉身走來走去挨到一家門首簷下有條小廊
下一條石凳且四無鄰里甚是清閑便在石凳上坐了一回竟得有
些眼倦便向石橈上曲肱而卧因心上記着正事不得熟睡朦朧
；只聽見屋裡邊有一男一女的聲音在那裡鳴咽的哭那男子道
我祖上也算個富足之家不想如今窮到這地位雖有幾畝荒田年

年賠糧就送與人也不要至所遭漕折貼至數年積欠終日受此敲
扑血肉幾盡算來不尋死路再無別法支持就做个自尽孤魂也免
得斃于杖下婦人道就是那官家的逋負也都為這幾畝荒田的遺
累難道容你不還我夫妻兩人就把身子割肉來賣也抵不得一椿
半項你既要死難道我婦人家倒當得這些波害莫若與你同死豈
不乾淨男子道我做的是何忍連累及你說罷又哀哀的哭正是

淚盡窮簷不忍聞

悽風吹雨咽孤雲

愚夫底事輕生死

逋累驅人勝溺禁

干白虹听了一會因想道這小人家却有這許多逋負听他口氣
夫婦兩個都要尋死可憐為着貧窮兩字就把性命也看得輕了搃

狀錢財一物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有甚麼好處我今早空身出門不曾帶有銀子却怎麼个方法救得這兩口兒性命便好忽又轉一念道此時只好總交五鼓進城尚早等在此又忒厭煩莫若跑回家去取些東西周濟了他也是一件好事來回不過四十多里我的脚步便捷到城裡也不甚遲算計定了立起身來仍從大路回去恰好穿出官塘尚是一天明月只听背後遠處一叢車馬鬧哄哄的走來干白虹認是客棧走動便立住了脚回頭一看只見前面先有三四個騾子騎騾的人各執着弓箭中間一乘騾轎後面又跟着五六个馬騾行李箱橐十分冠冕干白虹見他氣緊像個官宦忙將身子閃過一邊讓他過去誰知眾人走到面前瞧見干白虹遮遮掩掩反認

是歹人便將大鉄桿子望干白虹兜頭一下幸得偏了些打在肩膀上若是懦弱些的就被這一干打倒斷送性命于道路了誰知干白虹膂力勇壯兼有些手法的這一下但打得有些酸疼不覺怒從心起就大罵道那裡來這一起狗娘養的人也不識我好意讓你為何反打我這一下我是好惹的麼便把身子掙扎乘勢兒翻過手來將他鉄桿緊搭住又尽力一縱把桿子奪在手中那人已跌翻在地眾人大喊有賊一齊擁上前来想要把干白虹獲住誰知干白虹但有寸鉄便可力敵百夫見眾人都來動手心裡大怒便拿起鉄桿把騎騾的眾多漢子一个个都打倒在地下掙也掙不起来只哼的的叫痛干白虹還把鉄桿一人一下細細的輪流打去轎內的人急得

沒法反高声哀告道我們這山下人無知冒犯望好漢饒命情願傾囊奉獻單留這數條性命過去罷干白虹大笑道我豈是歹人誰人要你東西只是我方纔好，讓你走路為甚麼將鉄桿子打我這一下那轎內的人所說不要東西方知不是竊客便已安心連忙走下轎來向干白虹拱手道方纔寔，有罪望看我薄面饒了這幾個愚人罷干白虹道只問你是何等樣人這些人敢如此撒野那人道寔不相瞞我便是鄰郡廣州府通判奉撫院差往京師進表這教个都是衙役所以粗鹵干白虹大驚道這等說起來你就是劉天相了那人道正是干白虹道你可認得有个陳與權么那人忽听干白虹說着陳與權三字諒必見其肺腑自覓心虛胆戰便躬身答道陳與權

是舍親你從何處認得他來干白虹听着仰天大咲道大海浮萍定有相逢之日此等負心漢子今日偏，遇着在我手裡豈非天乎便指定劉天相說道你這人負義忘恩倫理喪滅虧你還說是親戚反不若路人多矣容你這等昧心人活在世上也是徒狀倒不如賞你个死也替仕途中爭些体面便将大鉄桿望劉天相頂門裡俵力一打可伶好个廣州通判直打得腦漿迸裂血肉淋漓死于非命干白虹將他箱橐打開逐一檢看那些文札紙張尽皆丟過只取了盤纏銀兩拴在腰中想道此等無義之徒殺之不足為過今將此不義之物做个方便把去週濟這窮人有何不可一頭算一頭想方纔那個人被鉄下鉄桿打死一半有幾個強壯的還不至死直到天明纔掙

